



化洽中國 德流沙漠

朋友誤以為清代以後才有「中國」的說法，可能是歷朝政權都有國號（唐宋元明清那些朝代名），便忽略了古人亦常說「中國」。今回略談漢末三國鼎立前的大事。因為「三國演義」的緣故，這段歷史延伸出的民間故事、藝術創作最為國人津津樂道。東漢末獻帝建安年間，權臣曹操把持朝政，即所謂「挾天子以令諸侯」，在與各個割據勢力周旋時，就佔了法理上的便宜。平定北方袁紹家族的勢力之後，揮軍向南。掌控荊州的劉表急病逝世，次子劉琮以荊州北部降曹，劉備當時正依附劉表，戰敗後率殘部退到荊州中部，力圖頑抗。

孫權繼承長兄孫策的基業，長江下游的地盤此時已與曹操的勢力接壤。孫權部下分裂為戰降兩派，令他猶豫未決。劉備派諸葛亮前去游說結盟、合力抗曹。後來就有「赤壁之戰」，結果孫劉聯軍取勝，延緩了統一數十年之久。若是曹勝，當可在有生之年統一全國。

孫吳大將周瑜是主戰派，認為：「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他分析曹操總兵力：「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萬，且軍已久疲，所得表眾，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眾，眾數雖多，其未足畏。」語出《三國志》裴松之註所引晉人虞溥所著的《江表傳》。周瑜說的「中國人」來自今天華北地區山東山西、河南河北各省，是曹操原來兵力加上從袁紹那處來的降兵。再加自荊州劉表的新得兵源，總數才20多萬。北方「中國人」已「疲病」，剛加入的荊州兵則「狐疑」嗎？

（有疑慮而未必能盡力效命之意），結論是雖多而未足畏。

諸葛亮的說詞也用了「中國」，《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索兵東甲，北面而事之？」將軍是對孫權的敬稱。吳越是指原來戰國時代吳越兩個的舊國境，吳可以是江蘇省的別稱，越則可指浙江省。此外當時孫權的地盤還包括了安徽和江西兩省的部分地區。「中國」則指曹操掌控的中央政府和中原地區。放在孫權前面有兩條路。一是「抗衡」，就是絕交而在戰場上決真章；一是「歸順中央」。古時君臣在朝堂上見面，是皇帝坐北向南，臣下則面向北方。所以便有「南面而王天下」和「北面事之」的說法。

周瑜與諸葛亮分別是孫權劉備兩家的重臣，孫劉都領受漢朝中央的官職，卻隨時可以選擇不服從「代表」中央的曹操丞相，甚至武力對抗，就是當時的政治形勢。「中國」作為政治和地域的概念，割據力量都是敢於反抗的。後來孫權出兵3萬，劉備集荊州約2萬兵力，兩家仍是以少勝多。

後來「魏受漢禪」（史家多定性為曹操的兒子曹丕篡漢自立），曹魏政權亦以「中國」自居了。曹丕時對河西酒泉、張掖用兵獲勝，敦煌獻上「徑寸大珠」，曹丕問侍中蘇則可否再求得寶珠，蘇則卻潑冷水，言道：「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曹丕為之默言無語。

今時國家與阿拉伯世界發展戰略合作，協助諸國基礎建設和經濟轉型，不正正是「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嗎？



興趣和職業

中六的學生們開始考慮升學意願了。其實，更準確地說，是「更成熟地考慮」。子豪就是其中一位。還記得他剛剛入中學時，就曾在一個學生音樂節上，表現出對中國民族音樂的濃厚興趣，當時的他，有些靦腆地告訴我：「希望以後可以當一名作曲家。」他還很認真地問我，如果以後要選擇「作曲家」這個職業，應該讀怎樣的大學、怎樣的專業。

當時的我，並沒有直接回答他的問題：一來，我也不是音樂方面的專家，如果僅憑皮毛經驗作答，難免會以偏概全，反而讓學生不得要領；二來，在我的理念裏，如果想吃「藝術」這碗飯、作為謀生的職業，大多數人都「起步早」，這恐怕和家庭能夠為之創造的條件有很大關係。子豪的家境顯然不屬於「起步早」的行列。於是，我答應他以後慢慢和他聊這個問題，並鼓勵他「時間去了哪裏，生命就去了哪裏，價值也就必然體現在哪裏。」

後來的幾年，我在和子豪交流時，經常會和他分享時事新聞人物的奮鬥經歷。比如，在蘋果手機新品上市時，我會有意無意地講起蘋果的首席執行官庫克，「他之前做過送報生，學的是工程學，但後來卻成了蘋果的掌門人，他對商業和美術設計都有着很獨到的研究。」再比如，在某

次去報社的參觀活動中，我在一位副總編輯前專門介紹子豪在民族音樂品鑒方面的興趣和特長，引得那位副總編輯後來送了很多音樂會的門票給子豪，我嘗試着告訴子豪，「這個傳媒業的『大咖』，大學的專業是數學，但他觸類旁通地用探究數學之美的理念，找到了欣賞音樂之美的興趣所在。投身傳媒界，又一步步地成為傳理實踐方面的專家。」

子豪顯然領會到了我的良苦用心。他在一次寫作練習中寫過這樣一段文字：「職業不必是興趣，但興趣卻可以更好地幫助自己在職業的發展。所以，在選擇讀書之後做什麼這件事情上，應該有務實的精神和態度。」我很欣慰。於是，當前些天按照學校安排，我對班級的每一個學生進行升學意願「摸底」時，我直接問子豪：「你有什麼務實的思考呢？」如今的子豪，不再是6年前的靦腆少年，而是一個斯文有禮的帥氣青年了。他說，這幾年，雖然沒有條件在樂器和樂理學習方面有更多的提高，但欣賞了更多自己感興趣的民族音樂，而且試着用寫作來表達感受、鑒賞藝術、分享美好。「所以，我打算報讀中文系，以後謀一份穩定的文職，工作之餘再通過鑒賞、寫作來保持對音樂的興趣。」

這是一種不圓滿但智慧的生存狀態。做你愛做的事，或者愛你所做的事。我們人生的選擇，大抵如此吧。



秀實評詩 優劣在心

在大眾傳媒時代的當下，「網絡詩歌」現象和社交媒體時代的詩在互聯網流行，讀者通過網絡而不是書籍來閱讀詩歌，網絡為詩歌帶來了重要影響，譬如詩歌寫作方式和寫作群體構成的變化，詩人秀實體現和看待這現象，評詩優劣說：「網絡是科技，可以戕害也可以裨益詩歌。大部分詩人為網絡所誤，沉溺於頻密曝光的虛榮，迷惑於點擊率的虛假數位，小部分智者乘網絡之風，『朝辭白帝，暮宿江陵』。以刀刻在竹簡上，以毛筆寫在帛上，以鋼筆寫在原稿紙上，到現在在電腦上打字，在手機上點擊，都是書寫工具的改良。科技節省書寫的時間，提供更便捷的書寫條件。但詩的優劣，不在工具上而在『心』上。」

秀實對文字心存恭敬，也忠誠於己，說會以詩歌來表現自己的優點和自信：「寫作，重要的是寫好每個文本。讓寫作成為生活的組成部分，以抵抗平庸、抵抗世俗、抵抗科技、抵抗世間你所見到的所有人性的醜惡。」秀實說詩人宜明白寫作的真正價值，明瞭名與利都是副產品。他看待現時這個只識數字，無需學問的「無阻力寫作」時代，網上詩歌的大隱患是詩人只寫詩不讀書。古時寫詩的皆讀書人；秀實相信時代給予個人的，是偉大的閱歷；個人閱歷得看自己的命數，每人唯一可全權掌控的是閱讀，那是學問。他喜歡閱讀經典巨著，閱讀與寫作有莫大關係，閱讀對創作產生巨大影響；他說要寫作進步，是在閱讀經典時，不知不覺中修正自己。讓寫作脫離所見所聞的浮泛變幻，穿越世相，抵達真相。

秀實出版了一套5冊詩評集《止微室談詩》，主張以純詩抵抗渾濁，讓詩歌回歸語言，而非題材先行或技巧至上。語言是個人的述說方式，秀實引卞之琳譯愛爾蘭詩人葉芝的詩句：「隨音樂搖曳的身軀啊，灼亮的眼神！我們怎能區分舞與舞者？」秀實主張詩人創作時要像舞者般忘我，融入作品中。忘我是盡量撤去心中的一切忌諱，還給詩歌以自由意志。時下改動詩歌的形式，如詩朗誦、詩電影、詩電視演出，他皆指為二度創作，與詩歌之原創表達無關。

至於評價好詩或好詩人，秀實說詩歌「除了語言，別無其餘」，詩人是詩歌的生產者，好詩人要以認真、虔誠的態度對待自己的產出之物：就是在廣漠的沙堆裏挖掘出閃亮的金子。



秀實編圓桌詩刊。作者供图



裸男模特兒的盛衰

在香港繪畫人體畫，願當裸體模特兒的常是年輕女性，男模特兒難求，尤其是本地人。本地的繪畫裸體組織的會員，幾乎都是清一色女性，我認識在香港較積極的一位裸體畫男模也不是華人。當藝術裸體的女性，不少本身也是畫家，或是藝術愛好者，又或從事肢體藝術工作如瑜伽導師或舞蹈家，對人體美有專業觀念。

其實香港專長人體畫中男性畫家佔多，但他們就從來不會考慮自己也充當裸模，人像畫還可以，要他們坦蕩蕩地面對其他藝術家就過不了心理關口。這心理很奇怪，男性畫家可以以單純地以藝術的審美眼光去看女性的身體，卻不能接受自己的身體成為藝術品。

有時畫友會通知有在港旅遊的洋漢（膚色白或黑的）願充當裸模，出席的畫友會分外多，因為洋人的體形在線條上較亞洲人

明顯，較適合練習。在香港男士們愛健身、練就一身肌肉的今天，也不明白為何藝術男裸模這麼稀少。

我曾在加拿大、意大利及俄羅斯的美術學校學習人體畫，男裸模是不缺，但有一個共通問題，他們多是上了年紀的男士，是年輕人沒耐性長久維持一個姿勢？不得而知！

別說今日的香港裸男模特兒難求，其實近世紀裸男繪畫和雕塑的量也大大減少。在西方文藝復興時期，雕塑都以男性為主，當時男性的身體代表着美、力量與高尚情操，他們孔武有力征服女性，常騎馬馳騁，展現為戰場上的英雄、烈士、神祇、智者。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 Buonarroti，1475年—1564年）的大衛像便是當中的佼佼者。世易時移，美學的標準也有所改變，十九世紀開始，歐洲的雕塑和人體繪畫便多是女性，神祇也多是女神了！



繪畫男裸模難求。作者供图



東溝，一艘被擱淺的古船

東溝在村子最東頭。與我們家老宅的屋基，只隔着一條窄窄的小土路。村西梅花山上的石縫裏湧出的泉水，捎着山媽媽慈祥的嘍叨，娓娓地說給西溝聽，又說給北溝聽。它斜斜地穿村而過，在村子的東南角打了個迴旋，才嫵媚地對南溝說去。說着說着，泉水就成了貪玩不肯回家的孩子，這兒一汪那兒一汪地盤桓着，留戀着。說夠了，才與南溝的水匯合，歡呼雀躍着奔向村東的瀕河。

「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透過而來的梅花山泉，使東溝靜若處子動若脫兔，變換着無窮的魅力。無風時，它微波不興明眸善睐，鳥兒對着它梳理羽毛，垂柳蘸着水梳理雲鬢。微風拂來，它童心頓起，弄亂了鏡中的倩影。鄰鄰的笑靨間，藏着數不清的狡黠和頑皮。水葫蘆枝莖相接，葉片間秀美的紫小花巧笑倩兮，為東溝平添了許多婉約的詩意。

東溝是女人和孩子們的樂園。雲淡風輕的日子，女人們環水而坐，赤足伸進水裏。鎊起的褲管下，露出秀美白皙的小腿。那時農村不興肥皂，她們將浸濕的衣物放到洗衣石上，用棒槌敲。每敲一下，都有細小的水珠「唸唸」迸散，像忍俊不禁的吃吃的笑聲。女人們一邊抒情地敲着，一邊聊些家長裏短。小白菜的故事讓她們淚水嗒嗒，笑話又能讓她們笑成風中前仰後合的喇叭花……孩子們則在一邊打水漂。那些輕巧的瓦片，從手裏飛出去，在水面上蜻蜓點水凌波微步，像一個個輕功高手。有時候我們也下去，在溝邊的淺水裏摸蛤蜊。或者把洗衣石翻過來，研究魚兒的卵。卵呈半透明，有點像魚肝油，隱約可見魚崽們黑黑的小眼睛。饞嘴的小魚常常把我們當成美味，咬咬腳趾啃

啃腳趾，弄得人癢癢的。男孩子會游泳，仰泳側泳狗刨花樣翻新，濺起大朵大朵的水花。有時也扎猛子，晃出水面時，往往手裏舉着碗口大的蛤蜊，驚起溝邊人的歡呼……

夏天雨水多。梅花山上下來的山洪，有時會和瀕河上游湧下來的洪水一拍即合，讓村東的莊稼地成為一片汪洋。水族們趕上旅遊節，趁機會會西溝的朋友，走走南溝的親戚。鄉親們卻惶惶不安，懷裏像揣上了兔子。水裏的青蛙，一點兒也不理會人們的心情，只管一個勁兒地起哄：咕兒呱、咕兒呱……

母親說，東溝的青蛙是一對老夫妻變的。那也是一個多雨的夏天，洪水滔滔，東溝北邊的小石橋被淹沒，通往瀕河的土路被淹沒。只有路邊的楊樹，還高舉着呼救的手臂。老夫妻十分惦念嫁到河對岸的閨女，便拄着拐棍，抱着一個大西瓜去看女兒。老兩口顛顛巍巍地趟過小路，過小石橋的時候，老婆婆手裏的大西瓜突然掉到水裏。她急忙伸手去撈，一失足也掉進水裏。老爺爺伸出拐棍，想讓老伴抓着爬上來，也被湍急的洪水沖進溝裏……從那以後，每逢東溝發大水，青蛙們就大聲呼喊着：咕（瓜）兒——呱（瓜）、咕（棍）兒——呱（瓜）……老爺爺老奶奶變成了青蛙，還在找他們的拐棍和瓜呢！

這個故事的洪水，常常從我的耳朵眼裏灌進去，從眼睛裏湧出來——老爺爺老奶奶多可憐呀，變成了青蛙，還在找帶給女兒的瓜！那時我怎麼也想不通，年輕的女兒為啥就不能蹣跚水回來看看爹娘，非得讓年已古稀的雙親思女心切，以至於送命呢？因了這個故事，我總是格外憐愛那些青蛙，從不去捉牠們。甚至連牠們吵飛了我的瞌睡蟲，都覺得情有可原……

說也奇怪，東溝的水，即使在枯水期，也有一人多深，卻從來沒有淹死過人。小孩子追問自己是哪裏來的，大人就會說：從東溝撈的！彷彿東溝裏，住着我們的送子娘娘。有時候鴨子們戀溝，天黑了也不回家。大人抽不開身，就放手讓我們去溝邊趕鴨子。從小在東溝邊長大，我們手腳髒了，就到溝裏洗洗。也洗頭，摘來溝南岸的棗樹葉子，蘸上水揉出泡沫來，抹到頭髮上，洗出的頭髮又黑又亮。這可能是最早的植物養髮秘方了。

冬天，溝裏結了厚厚的冰，像一個天然溜冰場。老師和父母都不讓我們到溝裏滑冰。據說會掉進「風眼」（背風的冰薄處），被水鬼抓住，做成冰人罐頭。我們害怕水鬼，卻怎麼也抵不住冰的誘惑。所幸東溝的水鬼很善良，除了偶爾開個小小的玩笑，讓我們濕了鞋子，從未將哪個小孩子拖去做罐頭。男孩子或坐或站在自製的雪橇上，兩手撐篙一樣撐着裝了釘腳的竹竿，直行、繞行、旋轉……既驚險又刺激，看得女孩們目瞪口呆。女孩沒有專用工具，便拿腳下的塑膠鞋底當滑板，小跑幾步然後停下，被慣性推着滑一段。有時也兩個人手拉手，一個拖一個滑，輪流享受滑冰的樂趣。男孩子最拿手的還有陀螺，拿着麻繩搓成的鞭子使勁抽，它就會飛快地旋轉。有時鞭梢在鋼珠和冰面之間掃過，它就會像一個花樣溜冰高手，來幾個漂亮的旋轉連環跳……

許多年後，我像水葫蘆一樣漂泊在異鄉，成了眾多想家卻又不能常常回家的女兒中的一員。最想念的地方便是東溝，那片飄搖着粉紫色水葫蘆花的水塘。斗轉星移，人非物換，故鄉正在被城市一點點收入囊中。東溝早已乾涸，像一艘被遺棄的古船，擱淺在愈來愈城市化的故鄉。



出界

小狸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世界盃的八分之一決賽剛剛比完，但在小狸以及很多球迷心中，本屆世界盃的「冠軍」儼然已經產生，不是巴西荷蘭英格蘭，也不是美斯C朗卡路，而是VAR，即視頻助理裁判——你是你都是你，整場賽事最靚的仔，誰都沒你搶戲。

11月21日，卡塔爾世界盃揭幕戰，東道主卡塔爾對戰厄瓜多爾。開場3分鐘，厄瓜多爾就破門了，但VAR給出越位，本屆世界盃首球就這樣被吹掉了。11月22日，美斯率領的阿根廷首次亮相迎戰沙特，僅上半場，阿根廷就被VAR一口氣判了7個越位，其中更包括3粒進球，阿根廷最終爆冷輸給沙特。11月23日，德國對戰日本，上半場雙方各有一次破門被VAR判定越位無效……開戰僅3天，VAR就在3場比賽中判了10次越位，吹掉了6個進球，直接把觀眾看蒙圈了。

12月2日凌晨，小組賽E組最後一場，日本爆大冷2:1逆轉戰勝西班牙，以小組第一名的成績進入16強，同時導致德國被淘汰。而那個影響了3支隊伍命運的關鍵球，正是因VAR判定而存有巨大爭議的一球——其時，全場以及電視機前的全球觀眾都肉眼可見皮球在破網前已經出了底線，當值裁判也一度認為進球無效，但偉大的VAR一痛指後提醒裁判進球有效，事後有媒體稱稱「VAR測算出當時足球與底線有1.88毫米的重合，因此不算出界」。1.88毫米，綠

茵場和熱搜榜上近年就已出現了一個新潮語：「體毛級越位」。

日本隊的制勝一球不知道是不是出界，但VAR該是出界了。

VAR，視頻助理裁判，由特製攝像機、球內傳感器和人工智能系統3部分組成，目的是通過高科技——或者黑科技，為主裁判提供視頻回放和分析，避免誤判，以增加比賽的公平性。初衷很美妙，但理性到體毛，就既不美也不妙了。當45分鐘被打斷7回，當「越位進球」率先實現帽子戲法，當寶貝托破門後第一時間不是即興跳起搖籃舞而是狐疑望向場外，當一個主裁不再演繹如何管理自己、管理比賽的藝術而是淪為機器的提線木偶，這足球還是足球嗎？公平固然重要，但趣味就不重要嗎？而公平和趣味，又到底哪一個才是足球的根本？就如同，支持者說「所有的失去都是科技發展帶來的陣痛」，但服務人類和發展本身又到底哪一個才是科技的根本？

或者借用原史視足球評論員黃健翔更警世的評論：「我們可以接受血肉之軀的活生生的（人）裁判犯錯，但是我們不應該忍受用高科技裝甲武裝的絕對公平的擋箭牌背後，依然是人做出決定的這種程序下，犯了錯卻不能批評，甚至不知批評誰的傲慢。」

VAR讓足球變得無聊，讓藝術變得平庸，讓權力變得絕對。誤判固然是一種遺憾，但「上帝之手」成為絕響也是一種遺憾，而且後面的遺憾更遺憾，也更危險。



拉雪茲公墓 Père Lachaise

今天在看《存在主義咖啡館》的時候，看到了薩特的葬禮，是在蒙巴納斯公墓。可是，第一座享譽世界的巴黎公墓並非這一個，而是拉雪茲公墓Père Lachaise。在那裏，葬着巴爾扎克、蕭邦、卡拉絲等等等。假如你願意，甚至還可以不斷地列出各種我們熟知的名字。就像我，是聽到普魯斯特也葬在這裏才去的，結果發現此處妙不可言。要說它是個公墓，倒不如說它更像一座公園，在秋天天氣好的時候，園中淡黃的楓葉在陽光下葉脈清晰，很透亮的感覺。

諸如王爾德這樣在英國下過大獄的，或者叛逆如莫里哀，他們生前幾聲名狼藉，可在這裏他們卻備受寵愛。幾個證明是王爾德的墓碑從來不乏吻痕。據說，每年政府都會花錢清理一回，結果後一年，墓碑又被新的吻痕給蓋滿了。就好像所有女人都聽過了王爾德的那句話：「女人是用來被愛的，不是用來被理解的。」於是不遠千里地跑來看他。莫里哀不同，他是吸引男性的，那座普通的墓地裏全是酒瓶子和抽了一半的香煙。

無論如何，這座墓現在以其秀美的風光和長眠着的無數思想文藝界名人而備受關注。然而，建造的時候它可沒這風光。當時的拿破崙三世僅僅是想把葬在巴黎市內的往者挪出去。因為政府猜測巴黎流行的瘟疫與此有關，所以就計上心頭，打算在離城較遠的地方造公墓。但又怕大家嫌遠，索性把拉封丹和莫里哀先遷過來，結果這裏從此絡繹不絕。

想想拿破崙三世對於巴黎市政建設的貢獻可真不小。現在的巴黎幾乎是在他主政時期完成的。包括拉雪茲公墓在內，還有諾曼底公爵對整個巴黎的設計，令巴黎成了街道寬敞、標誌性建築物比比皆是的世界性大都市。然而，在具體的操作上，至少直接激勵大家安息在此的主要原因是與智者為鄰。因為，當我們看到某位逝去的名人，比如普魯斯特，我們會因為太愛《追憶似水年華》，便不會覺得有什麼恐懼的。他的入雖然去世了，可作品還在。

其實，人對於墓園的恐懼多半跟不了解有關。因為不了解，就會生出許多幻想。所以，神佛和鬼怪難得其實比我們想像的近，只是我們通常不把他們放在一起說就是了。但他們也

有不同，宗教一直試圖帶來安寧，鬼怪卻總想將一切引向恐怖和迴避。來自往生的那些關於鬼怪的傳說，多數都意圖給死亡一個解釋。並且，是以警告的方式來談論因果報應的。所以，在Jean Delumeau寫作的《西方的恐懼》一書裏，就把恐懼與神學聯繫起來。死亡在神學中是被簡化為某種淹沒在經驗主義中卻無法迴避的宿命結論；它如此令人絕望地成了一個完整的結構。結構本該沒有終點，人卻終有一死。於是，鬼怪就成了生不生、死不死的不知何所是。這裏或多或少包含着人的五味雜陳吧。

建造了拉雪茲公墓的波拿巴似乎要令死亡擺脫鬼怪的可怖。他將墓園作為正常市政的一部分，甚至規劃出名為園林公墓的景觀，令公墓成了將死亡和精神永恆聯繫在一起的所在。於是，生的信念與思想家的精神成為一體，就此逃避了死亡。在這對死者最大的尊重當中，他們生的痕跡留下來了，甚至還去除了不好的部分，就像人人終會獲得的那篇墓誌銘，說的都是好話。而拉雪茲公墓裏的思想家和文藝界名人是連墓誌銘都可以省略掉的，他們本就不死。